

始、最基本的手段。

我们再从“傩”的文字符号来探讨这一问题。

任何成熟的文字都是某种音义并存的符号，而符号之间的互相转换，无疑代表着某种文化现象的变异。“傩”字本来没有驱疫逐鬼的意思。《说文解字》释“傩”云：“行有节也。”段注：“此傩之本义也，自假为驱疫字，而傩之本义废矣。”可见“傩”本来的意思是人的行为举止有一定的节制和法度，与驱疫之义相去甚远。表示驱疫的汉字符号原来是“魑”字。《说文通训定声》：“傩，假借为魑字。”《说文》：“魑，见鬼惊词，从鬼难省声。”段注：“魑，见鬼惊词。见鬼惊骇，其词曰魑。魑为奈何之合声，风惊词‘那’者即魑字。”《定声》释“魑”云：“见鬼惊貌，从鬼难省声。按魑省声读若傩，此驱逐疫鬼之正字。击鼓大呼，似见鬼而逐之，故曰魑。为经传者皆以‘傩’为之。”用表示“行有节”的“傩”代替表示“驱逐疫鬼”的“魑”，显示出周代以后傩行为本身宗教意义的弱化和人伦意识的强化。关于这一点，拙文《戏曲起源与中国文化的特质》^①已有论述，此处不赘。

以“傩”代“魑”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二者音同。《说文》、段注、《定声》均认为“魑”是“见鬼惊词”，“见鬼惊骇，其词曰魑”，“击鼓大呼似见鬼而逐之”，从而再次透露出傩文化发生的原因是原始人初见鬼时的惊惧，其最原始的形态是神经质地、不加思索地呼叫。其呼叫的声音近于“魑”，“魑”与“傩”音同，故可借用。后世傩仪曾保留了高呼“傩”声，以逐疫鬼的风俗。如《论语·乡党·乡人傩·皇疏》云：“傩，逐疫鬼也。为阴阳之气不即时，厉鬼随而为人作祸，故天子使方相氏黄金四目，蒙熊皮，执戈扬盾，衣朱裳，口作‘傩、傩’之声，以驱疫鬼也。”唐段安节《乐府杂录·驱傩》条亦云：“用方相四人，戴冠及面，黄金为四目，衣熊衣，执戈扬盾，口作‘傩、傩’之声，以逐除也。”

由于不了解以“傩”代“魑”的过程，或把“魑”看成是后起的本字，有的学者认为“傩”与“难”通，而“难”的本字是“𪚩”，故傩文化是“以人

^① 参见《戏剧艺术》1989年第1期。